

貴州民族识别資料集

第二集



貴州省民委民族识别辦公室編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1. 第一期内容：工作队开始下乡进行实地调查。(1980年12月5日)..... (1)
2. 第二期内容：工作队到南宁参加“广西民族研究学术
讨论会”。(1980年12月17日)..... (2)
3. 第三期内容：工作队到隆林各族自治县和罗城县对仡佬语、
徠佬语、佷佬语和历史、文化特征进行调查。(1981年1月)..... (4)
4. 第四期内容：工作队返回麻江、凯里等县对木佬、东家、绕家
西家等进行全面调查。(1981年1月至3月)..... (6)
5. 第五期内容：工作队在麻江进行小结后分开两个组赴黔南、安顺
进行调查。(1981年4月)..... (8)
6. 第六期内容：向民委党组汇报都匀县错报民族成份的情况
以及建议召开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1981年4月16日)..... (10)
7. 第七期内容：报告福泉县统计民族的错乱情况以及木佬人
族别问题的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 (13)
8. 第八期内容：工作队汇报在凯里召开“木佬人族别问题
学术讨论会”的情况(1981年9月9日)..... (15)
9.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九期内容：安顺地区召开
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1981年19日)..... (17)
10.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期内容：毕节地区召开
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1981年10月15日)..... (19)
11.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一期内容：六盘水市召开
民族识别工作会议(1981年11月1日)..... (21)
12.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二期内容：黔东南州召开
民族识别工作会议(1981年11月24日)..... (22)
13.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三期内容：兴义地区(黔西南州)
召开民族识别工作会议(1981年12月4日)..... (24)
14.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四期内容：麻江县召开
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1981年12月29日)..... (26)
15.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五期内容：毕节地区
召开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1982年7月4日)..... (27)
16.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六期内容：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对当前全省
民族识别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意见(1982年8月25日)..... (29)

17.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七期内容：黔东南和黔南两州的民族识别工作进展情况（1982年9月25日）……………（31）
18.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八期内容：东片区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简况（1982年12月25日）……………（33）
19.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九期内容：喇叭人族别问题讨论会情况（1983年2月6日）……………（37）
20.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期内容：六盘水市各特区（隆重召开喇叭人认定民族成份庆祝大会（1983年3月29日）……………（40）
21.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一期内容：费孝通教授来筑讲学情况（1983年7月13日）……………（44）
22.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二期内容：关于在毕节召开全省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议的专题简报（1983年4月6日）……………（46）
23.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三期内容：关于黔东北地区恢复土家族等民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简况（1983年4月3日）……………（50）
24.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四期内容：铜仁地区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议（1983年8月20日）……………（52）
25.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五期内容：务川县民族识别《简报》第四期关于《民族成份审定问答》（1983年9月5日）……………（54）
26.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六期内容：省民委在贵阳召开“西家”族属问题学术讨论会（1984年元月4日）……………（57）
27.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七期内容：省民委在贵阳召开“东家”人族属问题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0日）……………（59）
28.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八期内容：关于倅家、绕家、杨横族属问题的审议讨论简况（1984年7月18日）……………（61）
29.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二十九期内容：绕家干部座谈会的发言摘要（1984年10月20日）……………（63）
30.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三十期内容：关于对南京人、龙家、蔡家民族成份问题调查报告的审议纪要（1985年2月7日）……………（65）
31. 接待费孝通教授的情况简报（1983年7月25日）……………（67）

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简报

(第一期)

我们一行九人于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时离开贵阳，下午四时平安到达凯里。第二天，我们向州委、州政府和州民委作了汇报，并把《贵州民族识别工作计划》和《贵州民族识别调查提纲》各伍份交给他们，请州领导指导我们的工作和抽调几位同志下乡配合工作。

根据州领导介绍的情况，我们商议到麻江县调查木佬人的现实情况，包括语言、文化特征和分布情况等。木佬人在凯里县和黄平县各有一千多人。州民委抽调业务科长书明华和杨汉基同志到麻江协同调查。

七日上午我们离开凯里到麻江县。因在凯里已由州民委给麻江县政府打了电话，我们到县后就同县里研究开展工作。当天下午，由县人大副主任杨通道等两位同志配合我们去下司区龙里寨进行调查。这个寨子全是木佬人，有四十九户人家，二百多人。经过杨通道同志的介绍，我们请了七十五岁的文绍清、七十四岁的文国祥、六十五岁的文国臣等六位老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讲明来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我们记录了一些木佬人的语言，同时用录音机录了他们的许多基本词汇和语法以及几首山歌。

八日和九日上午继续工作，初步整理一些资料。

按照工作计划，我们九日下午离开麻江去广西南宁参加“广西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吴芳洲同志送我们到都匀火车站后回贵阳。我们则坐302次车去柳州，十一日赶到南宁。

梁旺贵副主任先期去从江，约定在柳州集中。我们到南宁后的工作情况，再向委领导作汇报。此致

敬礼！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写于都匀。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简报

(第二期)

(一) 我们于十二月九日离开麻江县到都匀上火车，十日到柳州，十一日到南宁。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南宁参加广西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大会对我们参加讨论会表示热烈欢迎。梁旺贵同志在开幕式上代表贵州省民委向大会祝贺，并讲了话。寄上大会《第二期简报》壹份。

九日以前的工作情况，已写了一封信交吴芳洲同志带回贵阳向熊主任汇报，作为工作队第一期简讯。

工作队全体同志开了两次会，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大部分同志去隆林县调查仡佬族（途中要坐两天汽车，行程480多公里），小部份同志去柳州调查仡佬族；元月初集中到罗城县调查仡佬族，元月十日左右回到麻江县继续调查木佬人。计划在三月底写出调查报告初稿，四月份在麻江县召开“木佬民族成分问题科学讨论会”，邀请有关地、县领导及本民族代表参加讨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民族研究所、民族学院前不久联合组成调查组到大兴县进行民族识别，弄清过去自报为苗族的三万多壮族恢复了本来的民族成份。广西的民族识别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这次到南宁，收获不少，大有裨益。

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民族学院和武鸣壮文学校。广西民族学院由区民委直接领导，壮文学校由区语文指导委员会直接领导。壮文学校有学员50人，南部方言30人，北部方言20人，大部份是社队知青，学习情绪很高。广西语委现在的编制有25人。

为了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我们作如下分工：

队领导 熊天贵 梁旺贵

秘书行政组：龙明耀 夏勇良（二同志暂时兼管）

语言组：张济民 徐志淼 李珏伟
赵道文 夏勇良 龙明耀

历史组：张正东 姜永兴

文化组：陈涛（以后请地、县抽调二至三位干部参加这个组）

经济组：暂缺（请民委党组同民研所商调胡积德同志参加这个组作主要骨干）

民族意愿及基本情况组：暂由龙明耀兼管，以后请地、县抽调二至三位同志参加这个组工作。

(三) 目前已进入严冬，阴雨天气较多，深入农村调查带来了一些困难。主要是途中辗转各地，费时费力。由于我们的工作像农民下田一样必须扛犁耨耙，又像地质勘探一样必须携带各种工具、仪器，我们必须带的器材有录音机、照相机、调查大纲、历史资料、工具书

以及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等等，每一个人少则三、四十斤，多则五、六十斤、行动起来，显得累赘。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个别同志感到尴尬。尽管如此，我们定能克服困难，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请领导放心。

考虑到工作的实际需要，在讨论工作计划、编造工作队经费预算中，曾列有租车费一项，每天预算开支140元，已经财政厅审查批准。但我们仍然考虑节约，想到我委有车摆着不用，因此提出雇用一位驾驶员为工作队开车下乡的事。当时在家的几位主任也是觉得需要的。这样做，可以大大地节约费用，同时也便于开展工作。临行前，由于文教处个别同志提出异议，此事告吹。经过这段时间工作实践，工作队实在需要一部车。请党组考虑：工作队回到麻江县后，建议把天津旅行车派来。如不能派车，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另作打算。

总之，经费要注意节约，工作要尽量抓紧，生活要朴素，团结互助，共同搞好工作。这是我们要经常考虑的事。

(四)还有一个文件柜的事。现在已是年终了，今年经费要结算，同时要编造明年的预算。早在十月份的时候，办公室(包括会计意见)提出打文件柜的计划，其中除民族识别需要外，还有人事处要文件柜装档案，各处室也要文件柜用。机关现存的木料只能打架子，没有木料打格板。高涛同志建议在梁付主任搬家时顺便带几根木料到贵阳。现在看来，木料不能带到贵阳，因为途中木材站不放行。带成品可以。在从江打成品比贵阳便宜近一倍。如决定在从江打，请在年前汇款600元到从江县革委转。如决定在贵阳买成品，请来信告知，就不在从江安排打柜子了。

以上报告，请批示。来示请寄广西百色地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留交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如在八一年元旦寄出，请寄广西罗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留交;如在元月六日以后寄出，请寄到麻江县留交。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南宁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简报

(第三期)

熊、梁、黄、王、韩主任：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元旦，我们谨向领导及同志们致以节日的良好祝贺，敬祝领导和同志们身体健康。

我们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在这里工作十一天，曾到两个公社的两个生产队调查了仡佬族和苗族的语言、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搜集到有关识别我省未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的许多资料。今天上午我们已向隆林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汇报了我们工作的简要情况，已买到二日的汽车票去百色，三日向百色地委统战部汇报。如果交通无阻，四日或五日可到南宁。

这次来隆林县，得到广西区民委、百色地委统战部、隆林县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和关怀，我们的工作得到顺利进行和取得可喜成果。区民委、百色地委和隆林县委统战部及德峨公社、蛇场公社都派一位同志配合我们一道工作。对此，我们已向有关领导和部门表示谢意。

我们计划在八日离开南宁去罗城县调查仡佬族的情况，十日左右可到罗城县。在那里工作约两周后返回贵州。来示请按上述时间、地点发出。

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关于调查点的工作时间问题

由于需要选择适当的合作对象，每一个调查点一般必须十天到十二天的时间才能做完应做的调查项目。特别是语言调查工作量大，内容广泛，精力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发音合作人必须适当休息，我们自己也要调整精神，才能继续工作。由于民族识别工作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要求对民族共同体进行全面地调查研究，搜集可靠的依据，弄清来龙去脉，因此工作任务是繁重的；加上发音人和合作人大部分是农村社员，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因此不愿久呆，我们大部分间时是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不这样做，时间会拉得更长，工作会出现波折。

(二)关于解决交通工具问题

我们这些同志平均年龄在五十四岁以上，身体都不强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些自觉性，不怕艰苦，不怕翻山越岭，为了取得成果，也不怕辗转各地。但考虑到今后工作的实

际需要，我们仍然认为提供一部旅行车是适当的。在第二期《简讯》中，我们曾提到：“由于我们的工作像农民下田一样必须扛犁耨耙，又像地质勘探一样必须携带各种工具、仪器，我们必须携带的器材有录音机、照相机、调查大纲、卡片、历史资料、工具书以及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等等，每人携带的东西少则三、四十斤，多则五、六十斤，行动起来，显得累赘。”

“考虑到工作的实际需要，在讨论工作计划、编造工作队经费预算中，曾列有租车费一项，每天预算开支140元，已经财政厅批准的。但我们仍然考虑节约，想到我委有车摆着不用，因此提出雇用一位驾驶员为工作队开车下乡的事。当时在家的几位同志也觉得需要。这样做，可以大大地节约费用，同时也便于开展工作。临行前，由于文教处个别同志提出异议，此事告吹。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工作队实在需要一部车，请党组考虑：工作队回到麻江县后，建议把天津旅行车派来。如不能派车，请及早告诉我们，以便另作打算。”等等。

经过这一段时间工作体会，给工作队提出一部车、省力、省时、又省钱，便利开展工作。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的措施、决不是贪图享受，讲排场，浪费财力，而是求实的精神，是讲究实际效果的办法。

(三)关于分工问题

这段工作时间，我们深深体会到搞业务就不能兼顾秘书行政，搞秘书行政，就无法兼顾搞专业。曾经考虑过请地、县参加工作队的同志搞秘书行政工作，可是涉及到财务及出纳问题还有组织各类型的学术讨论会问题，地县的同志是不便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因此，建议领导抽调一、二位同志参加工作队专业秘书行政工作。

(四)关于补充人员问题

工作队现分为：历史、文化、语言、秘书行政、经济、基本情况和民族志愿六个专业组。目前缺经济、秘书行政两个组的专业人员。建议党组尽快抽人，投入工作。

以上《简讯》请审察批示。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一年元月一日于广西隆林县。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

(第四期)

党组：

现将我们最近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的行动安排简要汇报如下。

我们是三月七日到麻江县全面开展工作的。我们向县革委汇报我们的工作计画以后，县委已确定一位常委即县革委付主任文学成同志和县民委干部罗思聪同志配合我们工作。

根据县革委的安排，我们于三月十二日上午召开一次“木佬族干部座谈会”从各方面推动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19人，其中县革委付主任二人（苗族）在县级机关工作的木佬干部12人，工作队五人。首先，由县革委两位付主任讲话。接着陈永康付主任讲话。他简单地回顾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识别工作中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根据省委指示继续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内容，关系到发展和繁荣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大事。到会的木佬干部感谢党和政策对他们的关怀，希望早日解决他们的民族成分问题。吴本义同志（县委组织部付部长、木佬）说，过去有句民谣这样讲：“抵针抵麻住得高，牛皮火壤会吹箫，基东瓮桃木佬崽，黄莺高寨是东苗〔注：打横线“一”都是地名〕，我们一直搞不清楚我们民族的情况。现在民族工作队来进行调查，我们很高兴。”

座谈会后，各专业组（历史、文化、语言、基本情况）分头深入农村社队进行实地调查（召开小型座谈会、个人走访、家庭走访、文物拍照、艺术特点的搜集、语言的录音和科学记录，并继续翻阅、摘抄历史资料，如《平越州志》、《麻江县志》、《贵州通志》等，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县委又抽调文厚德（团县委）、文国祥（笔架公社付主任）两位木佬干部配合我们下乡调查。

有比较才能鉴别。为了弄清木佬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支系的问题，我们在调查木佬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同时，又对邻近的两个人们共同体“东家”、“绕家”进行必要的调查。我们从三月十六日起，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到凯里县调查木佬人们的社会历史情况。凯里县也抽调几位干部配合我们工作。

到三月二十八日止，我们的重点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完成的工作有：（一）麻江、凯里两县木佬人的社会历史资料，（二）两县木佬人的文化资料，（三）两县木佬人的《语言调查大纲》记音材料两本约二万四千字（四）麻江县《东家语言调查大纲》、《麻江县绕家语言调查大纲》记音材料各一本，约二万二千字，（五）麻江县东家、绕家文化资料，（六）麻江、凯里两县民族人口、民族分布情况资料等。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我们是这样安排的：

本月底进行小结，然后向麻江县委、县革委简要汇报我们前段工作情况。四月初我们分开两摊分别去安顺、黔南两地区进行面上的调查，时间约20天（其中途中往返时间10天）调

查对象是仡佬族（安顺地区）和木佬、佡佬族（黔南地区的都匀、福泉两县）。调查贵州境内的仡佬族是为了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弄清木佬人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支。

民族识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根据麻江、凯里、福泉三个县最新的民族人口统计资料来看，麻江县待识别的民族中有木佬人12519人，东家29618人，绕家5635人，土人11638人，“彝”族（彝、夷混填在一起）2498人，合计61908人占全县人口169628人三分之一强。凯里县有木佬人5298人，东家1202人，西家1969人，侗兜9475人，土人140人，合计18084人占全县人305568的6%；福泉县有木佬139人，“佡佬族”310人，仡佬族51人，土人913人，东家350人，“白族”717人，“满族”444人，侗人887人，“蒙族”547人，“藏族”210人，夷人4951人，青族259人。合计10178人占全县人口217577人的5%。这样众多的族称，各县根据自报统计，无法识别清楚。类似情况全省有的是。如果只靠我们这十几个人（也许到元月份以后可能减少到7人）在两三年内完成全省民族识别任务是无法办到的。我们打算在上半年完成木佬人的识别任务后，即转入对侗兜人的识别调查，争取在年底解决侗兜人的民族成份问题。作法是把任务交给有关县去组织力量主要依靠和同本民族干部合作完成历史、文化、经济、基本情况、民族意愿五个部份的调查，按照我们编写的《民族识别调查提纲》去搜集有关资料。语言部分如果有关地县没有力量承担，则由我们承担；其他部分也应全面配合。把任务落实到人，规定时间写出调查报告，然后召开学术讨论会。逐个解决。这样层层推动，群策群力，把全省民族识别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这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内即在明年七月全国人口普查前夕完成全省民族识别任务。

我们想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摸出一些门路，为下半年召开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准备必要的资料和提出一些工作经验。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于明年七月份开始全国人口普查，其中有民族成份一项。各县已感到民族识别工作势在必行。这对我们今后顺利开展识别工作是很有利的。凡未经中央确认其民族成份的民族，都希望早日明确他们的民族成份。例如我们在麻江县隆昌公社进行调查时，公社正副书记王德兴杨正清同志（东家）渴望早日明确他们的民族成份；我们在麻江县河坝公社调查时，公社书记龙居荣、杨勋智（绕家）提出要求成立民族乡。

我们在离开麻江、凯里之前，准备同县里研究关于组织民族识别工作组的问题，请他们参照《调查提纲》把尚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的有关资料继续搜集，以便今后逐个地进行对比研究，逐个地进行学术讨论，争取尽快地解决问题。

这段间时，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紧张的。有一半的时间，白天跑农村，晚上加班加点。目前已进入春耕大忙时期，语言调查的发音合作人，都不愿久呆，两三天就想回家。而语言记音，包括词汇，语法两部分，调查大纲超过一万字，记完一本大纲，一般需要十天左右。因此，只得加班加点才能完成任务。关于语言调查大纲内容的需求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如何改进，以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

经费的开支，主要是住宿费，办公费开支很小，因为去年已有些存品，不必买的就不买。

以上汇报请审查批示。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麻江县。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

(第五期)

党组：

在第四期《简报》中，我们已向领导报告了我们在麻江、凯里两县重点调查木佬人的社会历史情况（包括与木佬有关的其他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历史情况）。我们进行工作小结以后，分成两个组分赴安顺、黔南两地区进行面上的傍证调查，以便在四月中下旬进行综合研究，写出《关于木佬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调查报告》。

黔南组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在都匀县三个公社调查木佬人以及有关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历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错报民族成份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 绕家人错报为彝族

绕家人自称为“y”，聚居在都匀县平寨公社共有2413人。分布在25个村寨，最大的寨是丫口寨有90多户人家。这些村寨连成一长串，顺着绕家河（溪）两岸而居。他们所操的语言同麻江县绕家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习俗方面也无差异、绕家人在家庭内部和共同体内部，男女老少都以绕语作为交际工具。服饰方面，老妇仍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头髻和银簪颇像瑶族。中年以下妇女及男子则穿着同当地汉族相似的服装。

从一切迹象来看，绕家人不是凉山彝族，也不是我省毕节地区的彝族而是尚待确定民族成份的绕家人。县、区、公社把他们列为彝族显然是不确切的。

(二) 所谓土族、土家族、彝族实际是布依族

都匀县一九八〇年底民族人口统计中，有土族1021人，分布在大河、瓮桃、马寨三个公社；又有土家族148人居住在迎恩公社。这些公社又有大量的布依族居住。如大河公社有布依族3148人，瓮桃公社有布依族4104人，马寨公社有布依族2388人，迎恩公社有布依族2250人。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列为土族的不是青海省互助、祇和、大通、乐都等地的土族；列为土家族的不是湘西、湖北的土家族；列为彝族的不是凉山的彝族或我省毕节地区的彝族。以上三种族称就是我省的布依族。

(三) 自称为东族、侗族的实际是东家人

都匀县填报为东乡族的有1004人，在摆桶公社的524人，在迎恩公社的405人；又填报侗

族的1445人，聚居住在答口公社的边江、连江、迎峰三个大队。

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同麻江、凯里两县未定民族成份的东家人一样，而有别于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的东乡族和聚居在贵州、湖南、广西的侗族。

(四) 错列为仡佬族的人是尚待识别的木佬人

都匀县有木佬114人，在摆楠公社有33人，在迎恩公社有35人，在杨柳街及其他公社有46人。这些木佬人大部份从麻江县贤昌、基东、笔架三个公社出嫁过来的木佬姑娘。当地其他民族如布依、苗族、汉族都认为他们是木佬。我们调查的结果，认为这是木佬不是广西罗城县的仡佬族，而是我们正在识别的木佬人。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社员群众习惯于传统（解放前）的称呼，而这种称呼是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称呼，并不是本民族的自称。习惯成自然，沿用至今。

其二，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统计时，不了解我国各民族分布情况，缺乏应有的有关我国各民族的常识，不加分析地根据各人的自报就盲目进行统计，把音近的汉称为“东家”统计为“侗族”，把旧称“土边”（布依族）统计为土族或土家族等。

参加这次识别调查的同志，还有黔南州民委付主任黄义仁（布依族），都匀县民委主任白云森（水族），干部黄生科（布依族）等。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于福泉县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

(第六期)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

我们对木佬人的社会历史上调查已经基本结束。在第五期《简报》中，我们已经汇报在都匀县进行调查的情况。现将我们在福泉县调查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福泉县民族名称很复杂

根据福泉县公安局提供的一九八〇年年底填报的《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来看，福泉县总人口为217,577人，少数民族人口46884人，占21%。各种族称有30种，其中国家正式公布承认的有苗族、布依族、水族、回族（以下是机关、厂矿少数职工）、壮族、侗族、瑶族、朝鲜族、黎族、哈尼族等十一种；此外，尚待识别的或者民族成分有疑问的有：木佬139人，佷佬族310人，仡佬族51人，东家350人，佟家887人，侗族1511人，蒙族547人，满族444人，藏族210人，土家913人，彝（或夷）族4951人，白族（或“花族”）717人，土族15人，高山族32人，景颇族75人，京族16人，青族259人等十九种，共计10,449人。

福泉县没有设置民族事务机构，民族工作由县民政局兼管，配有两名干部管民族工作。

二、我们在福泉县调查的情况

我们是四月二日自都匀到达福泉县的，当天向县人民政府汇报了我们到该县工作的计划。县长姜必福（汉族）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并决定了下乡调查的人员。第二天，县委常委付主任吴学海（苗族）和县民政局管民族工作的干部唐万铨同志（布依族）和我们一道下乡进行调查。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木佬人及有关的佷佬族、仡佬族的社会历史情况。到福泉后，由于发现该县族称非常复杂，疑点很多，我们不得不采取点面结合、全面了解，逐个摸清的办法。即在调查木佬及有关的民族共同体的同时，又注意调查该县《少量民族人口统计表》中所列的彝（夷）族、藏族、满族、蒙族、土族、土家族、东乡族、高山族、京族、景颇族以及自称为僂族、东族、佟族、侗族、白族、花族、青族等十七种族称，弄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成分。

调查的结果，基本上弄清了三情况：

（一）属于少数民族，但民族成分尚待识别。

福泉县有自称或统计为东乡族（不是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的东乡族）、佟族、侗族2748人，从他们所操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来看，他们都是尚待识别的东家人，他们同麻江、凯里、

都匀三县的东家人共有四万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同侗人的语言、文化特征也基本相同。侗人和东家都自称qu¹ɯ¹ mu¹ɯ¹（供蒙）。我们准备在下半年研究侗人的民族成分时，把东家的民族成分问题合并研究。

在哲港、陆坪两公社有东家1169人误列为侗族；在马场坪区新桥公社有东家1663人误列为彝族；哲港公社有木佬281人误列为彝族；陆坪公社有侗人66人自称为侗佬族，有木佬229人误列侗佬族，等等。

（二）原属少数民族，由于缺乏民族知识，错报了民族成分，产生了一个民族有几种族称。

福泉县隆昌区隆昌公社谷坝大队有苗族410人自称为花族，他们从云南正雄搬来已几代人，同我省毕节地区的苗族相同。因为他们穿着用白藤布做成的绣花衣裙，脚上又用白布绑腿，故称“花族”。

又如陆坪区香坪公社盘坡大队有苗族438人，自称为“白族”，他们也是从云南正雄搬来几代人，他们同隆昌公社自称为花族的苗族完全相同。两地互相通婚，相隔约40华里，竟然出现同一民族而有不同的族称。这种不同的族称，他们自己也互相明白。由于他们都自称为mu¹ɯ¹（与汉文“蒙”字音相近），公安局和统计部门又把他们统计为“蒙族”。我们记录他们的语言和考察他们的历史、文化特征时，发现他们都是苗族，属于川黔滇方言的一支苗族。

我们还发现，一个家庭内部也有错报民族成分的情况。例如香坪公社盘坡大队熊志强（男六十二岁，大队支部书记）报“花族”，而他的女儿熊文珍（二十四岁，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县和州人民代表）报苗族。据熊志强说：“我们如果不报花族，就同吴学海主任那种苗族（青苗）分不开了。”

造成上述错报民族成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①对民族工作重视不够；②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长期中断了；③以往对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不具体不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包括公安、统计部门）不了解我国我省民族情况和缺乏有关民族的基本知识。例如福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启明同志（原任县公安局局长，新桥公社新银桥大队后寨生产队人）是未定民族成分的东家，过去他有时报彝族，有时报东家，现在又以布依族的身份当选为布依族代表出席县、州人民代表会议。

据马场坪区委介绍，错报民族成分的现象早在土改时候就出现了，一直沿用到今天；有的是一九六四年全国人口普查时错报的。

（三）统计不慎，填错表格。

福泉县填报的《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中列为藏族、京族、景颇族的，都是跳格错填的，以讹传讹，都不是真正的藏族、京族和景颇族。例如哲港公社岩上大队把土家族（实际是布依族）跳格错报为景颇族；又把三棵树大队花塘小队的侗佬族跳格错报为京族。

此外，在陆坪公社瓮岗大队板寨生产队有穿青21人自报为高山族。有时他们自己也称穿青族。

上述三种情况，除第一种需要用相当时间进行认真调查外，第二、第三种不需要用很多时间调查，一般可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能鉴别他们的民族成分。例如自称为白族、花族的苗族，我们用一天时间，就识别了他们的民族成分。

同我们一道工作的州、县民委同志，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也深深感到民族识别的重要性。黔南州民委付主任黄义仁同志说：“不下来参加调查，我们还不知道有这样多的复杂情况。”但民族名称的拨乱反正，还要做不少工作，例如要向本民族干部、群众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同有关部门说明原委，等等。

三、几点建议

(一) 民族识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才能在一、二年内完成任务，仅我们十二人在短期内完成几十种族称的识别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年六月在贵阳召开“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传达省委80年十月十二日《常委办公纪要》89号文件精神，把民族识别调查任务适当地交给有关地、州、县民委去做，请他们组织力量，依靠本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合作，完成语言、历史、文化、经济、基本情况和民族意愿等六部分的调查，参照工作队编写的《民族识别调查提纲》搜集资料，任务落实到人，规定国庆节前或年底前写出调查报告，然后根据情况有步骤有组织地召开学术讨论会，逐一解决。语言部分如果地、州、县无力量承担，则由工作队负责。这样层层推动，群策群力，就有可能在明年七月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前，基本完成我省民族识别任务。

“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的准备工作，由工作队抽调二至三位同志负责筹备，五月上旬发出通知，请地、州、县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前搜集需要进行识别的民族的有关初步材料，准备参加座谈会。筹备工作要求在五月底完成，包括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木佬民族识别情况、学术性的专题报告、经费预算等。

(二) “关于木佬人民族成分问题学术讨论会”，建议在五月下旬在贵阳或凯里召开，筹备工作由民族识别工作队负责。具体措施，另拟订计划，请省民委党组研究决定。

(三) 为了加快民族识别工作步伐，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建议在“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之后，凡有民族识别任务的地、州、县成立民族识别工作组，由省民族识别工作队负责业务指导，互相配合，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

以上汇报请批示。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

民族识别工作简报

(第七期)

民族识别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是关系到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增强民族团结、发展和繁荣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大事，它是直接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根据我省一九七四年各县统计上报的各种民族称谓多达八十多种。其中有不少是未定民族成分而填报若干个名称。例如“穿青”、“青族”、“清族”、“川族”、“川清”、“青兰”等就是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一个共同体。又如“绕族”、“饶族”就是尚待识别的“绕家”。等等。经过审查归并后，也还有二十多种族称需要进行识别。例如木佬、白儿子、七姓民、倅兜、东家、西家、绕家、南京、湖广、喇叭、古人、六甲、蔡家、龙家、卢人、穿青、杨僮、三锹（撬）、刁等等。

根据贵州省委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二日指示，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抽调十多位同志组成的“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在省民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于十二月初开始下乡进行调查。工作队分历史、文化、语言三个专业组到麻江、凯里、都匀、福泉四个县调查木佬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情况。为了取得经验，工作队对全省民族识别工作采取先易后难的方针。

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工作队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和罗城县调查仡佬族和佤佬族的社会历史情况，并记录了四万多字的语言材料。

根据几个县的统计，我省有木佬18,065人，麻江县最多，有12,519人，其次是凯里县有5298人，都匀县和福泉县有248人。工作队以麻江县为重点，其余三个县为附点。为了取得更多的傍证资料，工作队在麻江、凯里、都匀等县还调查同木佬邻居的东家、绕家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情况；四月中旬又到普定、镇宁等县调查我省仡佬族的社会历史和记录仡佬语言材料。调查材料总共有十余万字。

对木佬的识别调查已基本结束。工作队正在全面整理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关于木佬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然后在一定范围内举行学术讨论会，最后请上级审查确定。

在调查过程中，工作队还发现以下情况：

(一) 把待识别的绕家统计为彝族

绕家自称为 $\text{ʔy}1$ 或 $\text{qa} \text{ʔuv}$ ，在都匀县平寨公社有2,413人，分布在二十五个自然村寨，最大的村寨是丫口寨，有九十多户人家。这些村寨连成一长串，顺着绕家河两岸而居。

他们所操的语言同麻江县绕家（有5,635人）语言完全相同。绕家在家庭内部和共同体内部都以绕语作为交际工具。服饰方面，中年以下男女都穿着同汉族相似的服装。调查的结果，他们不是彝族，而是尚待识别民族成分的“绕家”。

（二）把待识别的东家统计为侗族

都匀县有东家2,449人，其中聚居在谷江公社的1,445人填报为侗族。他们同麻江、凯里两县的东家（共有三万人）相同，而不是真正的侗族。福泉县有东家2,448人，其中填报为侗族的1,511人，报为“佟族”的有887人，错列为东乡族或彝族布依族的5,307人。上述报为侗、佟、东乡族的都和东家一样自称为 $qu\dot{u}+mu\dot{u}+$ （同汉字“供蒙”近音），邻近的“侗兜”也自称 $qn\dot{u}+mu\dot{u}+$ 。在识别这两个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应该同时进行调查研究。

（三）苗族错报为白族、花族或蒙族

福泉县有苗族25,699人，其中隆昌公社自报为白族的410人；在香坪公社自报为“花族”的438人，他们都自称为 $mu\dot{u}+$ 。两地相距40华里，竟出现几种不同的称谓。因为他们穿着用白麻布做成的绣花衣裙，脚上又用白布绑腿，所以称为“白族”或“花族”或“蒙族”。他们都是从云南正雄地区搬到福泉才有五、六代人，从他们所操语言特征和服饰特征来研究，他们是我省西部方言的苗族，而不是云南的白族，或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

造成上述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长期中断了，民族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干部和群众不了解我国我省民族情况和缺乏有关民族方面的基本知识。我省民族识别任务繁重，希望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干部、学者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贵州省民族工作队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